



Simone Weil

# 在期待之中

*Attente de Dieu*

[法]西蒙娜·薇依 (Simone Weil) ◎ 著

杜小真 顾嘉琛 ◎ 译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Attente de Dieu*

# 在期待之中

[法]西蒙娜·薇依 (Simone Weil) ◎ 著

杜小真 顾嘉琛 ◎ 译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期待之中 / (法)西蒙娜·薇依著; 杜小真, 顾嘉琛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9.3

(西蒙娜·薇依作品)

ISBN 978-7-5080-9612-4

I. ①在… II. ①西… ②杜… ③顾… III. ①神学—文集  
②西蒙娜·韦伊—书信集 IV. ①B972-53 ②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63349 号

Attente de Dieu.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在期待之中

---

|      |                                          |
|------|------------------------------------------|
| 作 者  | [法]西蒙娜·薇依                                |
| 译 者  | 杜小真 顾嘉琛                                  |
| 责任编辑 | 王霄翎                                      |
| 责任印制 | 刘 洋                                      |
| 出版发行 | 华夏出版社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装  |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br>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880×1230 1/32                            |
| 印 张  | 8                                        |
| 字 数  | 146 千字                                   |
| 定 价  | 59.00 元                                  |

---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http://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目 录

法文版出版前言 / 001

### 书简

书简一：面对洗礼的迟疑 / 009

书简二：面对洗礼的迟疑 / 017

书简三：关于她动身远行 / 023

### 告别的信

书简四：精神自传 / 029

书简五：她的天赋禀性 / 051

书简六：最后的想法 / 055

## 论文

一、关于正确运用学校学习，旨在热爱上帝的一些思考 / 071

二、爱上帝与不幸 / 081

三、内心爱上帝的几种形式 / 099

    爱他人 / 100

    爱世界的秩序 / 118

    爱宗教礼仪活动 / 140

    友 情 / 157

    内在的爱和外露的爱 / 165

四、关于主祷文 / 171

五、挪亚的三个儿子和地中海文明史 / 181

附篇：致一位修士的信 / 197

## 法文版出版前言

1909年2月3日，西蒙娜·薇依出生在巴黎斯特拉斯堡街的一所住宅里，如今这幢房子已经拆除，它位于现在的梅兹街上。

她的哥哥安德烈比她年长3岁，在他的帮助下，西蒙娜自幼就获得了文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6岁时，她就能背诵不少拉辛的诗句。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她的学业时断时续，尽管如此，1924年6月，她15岁时终于通过了文科中学毕业会考，成绩是“良”。考试委员会主席是一位中世纪前期文学专家，他在考试时给了西蒙娜19分，满分为20分。

她在维克多·杜吕依中学学哲学，师从于勒·塞纳<sup>①</sup>，以后，为进高等师范学校作准备，她在亨利第四中学学习两年，师从阿兰<sup>②</sup>。阿兰发现她有哲学天才，说在她身上具有“罕见的精神力量”。他十分善意地关注着

---

① 勒·赛纳（Le Senne，1882—1954）：“精神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发展了精神和道德的理性主义。

② 阿兰（E. A. Chartier dit Alain，1868—1951）：法国哲学家，他致力于使哲学恢复其首要意义——“伦理”，即具有“广博知识”，能使人变得智慧，能控制各种欲望。

她，但指出她应当“避免作过于狭窄的用晦涩的语言表达的思考”，并说“她曾经想放弃那种抽象的、深奥莫测的繁琐探求——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游戏——而进行直接的分析。”

她于1928年考入巴黎高师，1931年取得大学和中学哲学教师学衔，随即被任命为勒浦依市女子中学教师。1931年冬至1932年春，她在那里明确表态反对政府的压制政策，向市政府公开表示对该市失业者的同情并以实际行动援助他们。

她对《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社深怀友情，1932年开始同该杂志合作。这本杂志使她得以恰如其分地表述人间疾苦，表达她对劳动者处境的基本看法和感情。

1932年10月她被调到奥塞尔，1933年又调到罗昂。这时，她决定告假一年，以便全心全意地体验工人生活，夏天在汝拉山区她在干农活时就想做这种尝试。

她在雷诺厂找到一份工作，在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尽管她患有头痛病，身体又虚弱，但她绝不允许自己的生活条件与车间工人有任何不同。

1935年，假期已告结束，她又重操旧业，在布尔日的女子中学任教，直到1936年夏离开那里。同年8月初，她前往巴塞罗那。她要亲自对“赤色分子”与“佛朗哥分子”之间的斗争作出判断。在数周的时间里，她在加泰罗尼亚前线同共和派军队一起饱受磨难，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正的战争灾难。后来，她返回法国。

由于疾病，她再次告假。直至1937年，她才去圣康坦女子中学赴任。1938年1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又不得不中断教学，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0年6月13日，她决定离开巴黎，同年10月在马赛暂居。

1941年6月，经女友介绍，她认识了R. P 佩兰，当时佩兰正在马赛多明我会的修道院，两年后，佩兰被盖世太保逮捕。佩兰又介绍她同G. 梯蓬<sup>①</sup>相识，她住在梯蓬家里，在阿尔代什逗留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经不住农家田间生活的吸引，干起了体力劳动，她帮助收庄稼或收获葡萄，与此同时，她并未放弃希腊哲学或印度哲学的研究，扩展梵文知识，并进一步确定了神秘主义和上帝概念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促使她写下有关天主经和爱上帝的论文，读者在本书中可读到这些文章。

她在冬天返回马赛，继续同佩兰讨论、研究，在佩兰的要求下，她在马赛多明我会修道院地下小教堂的聚会上阐述自己对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想法。

1942年3月，佩兰被任命为蒙佩利耶修道院院长，他从未中断同薇依的联系。他们之间的会面、通信和交流只是在薇依离法时才中断。

---

① 梯蓬 (G. Thibon 1903—?)：法国哲学家。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基督教思想家，始终从事田间劳动。他称，欲取得精神价值，必要通过扎根大地之路。

1942年5月15日前后，薇依在旅途中写信给佩兰，她称这封长信是她的“精神自传”。轮船于5月17日启程。她在卡萨布兰卡逗留了三周，经法国去美国的旅客都滞留在临时营地里，薇依在那里修改文章并定稿。她把这些文章作为精神遗产寄给佩兰。5月26日她又写了最后一封告别信，对15日的信的内容进行补充和阐发。

1942年6月底，她抵达纽约。法国临时政府委任她一项任务，她于是在11月10日动身去英国。

她在伦敦负责研究条令；她起草计划，撰写了一篇有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备忘录。她执意经受仍生活在法国本土的人们所经受的磨难，以至于拒绝医生因她过度疲劳而特别规定的食品供应，她严格地按照国内敌占区的同胞们的食物配给量领取食品。

她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943年4月下半月住进了伦敦弥德赛克医院，8月中，又转到康特郡的阿斯福特疗养院。

人们在她的笔记本中发现的最后几个字是：“教学的最重要方面 = 对教会的认识（从科学意义上说）。 ”

薇依的整个一生都包含在这几个字里。

1943年8月24日，即住进阿斯福特疗养院不久，她就与世长辞了。

这里所发表的信件和文章，在她可以同佩兰保持联

系的条件下，都是寄给他或交给他的。

《正确运用学校学习，旨在热爱上帝的一些思考》一文可能写于1942年4月，薇依把它寄给佩兰，他当时在蒙佩利耶任多明我会修道院院长，该文目的是帮助那些同佩兰有往来的大学生们。

《爱上帝与不幸》写于1942年春天，是在她离法前几天交给佩兰的。

《内心爱上帝的几种形式》是薇依在登船时交给佩兰的。因此，佩兰只是在她动身之后才得知其内容，当时的处境使他不可能作答，不可能向她解释文中远离天主教教义的那些分歧。

《主祷文》写于阿尔代什，也可能是写于她在梯蓬家暂住之后的日子里，正如她在书简四中所说，该文印证了她在那年夏天发现《主祷文》。

最后，《挪亚的三个儿子和地中海文明》一文，除了在历史方面作一切必要阐述之外，还提出了综合性的观点，乃至诸说混合论观点，并提及预示着基督教产生或与基督教相近的古代宗教，该文同薇依在离开马赛时所从事的一项重要研究是一致的。

出版者为这本集子取名为《期待上帝》，本意欲表达一种对薇依来说颇为熟悉的思想，即她经常用希腊文 *ἐν ὑπομένῃ* 所说的：在期待之中。



## 书 简



## 书简一：面对洗礼的迟疑

(1942 年 1 月 9 日)

亲爱的神父：

我给您写信……是想结束——至少在谈论新话题之前——我们之间这场与我有关的讨论。同您谈论我，我觉得颇为伤神，因为这是一个不足挂齿的话题；然而，您出于仁慈对我关心备至，我不得不作答。

近日来，我一直自问什么是上帝的意志，它表现在什么方面，人们以怎样的方法才能使自己完全符合上帝的意志。我想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应当区分三个领域。首先，绝对独立于我们的领域；这包括此时此刻天地间已完成的一切，以及所有正在完成的或者不受我们影响的以后将完成的一切。在这个领域中，事实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无一例外。因此，我们应当绝对热爱这领域中的一切，从整体上或局部上讲都是如此，甚至包括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恶，尤其是自身过去的罪过——由于它们已经过去（因为，只要这些罪过的根源依然存在，就应当憎恨它们），自身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痛苦，还有——远远不是最困

难的事——他人的痛苦，只要无人去缓解这些痛苦。换言之，应当毫无例外地通过一切外在之物去感知现实和上帝的存在，正如手通过笔杆和笔尖去感知纸的质地一样。

其次是受意志控制的领域。这个领域包括纯自然的、邻近的、很容易凭借智慧和想像表达的事物，在这些事物中，为了达到确定的和不变的目的，我们能够选择、支配并从外部结合既定手段。在这个领域里，必须毫无偏差地、及时地完成一切明确显现为义务的事情。当没有任何义务明确显现时，有时则应遵守或多或少主观确定的但却是固定不变的规则，有时则要随心所欲，但只是在某种有限的程度上进行。因为，罪过的最危险的形式之一——也许是最危险的形式——就是将无限置于根本上有限的范围之中。

第三个领域便是诸物的领域，诸物既不受意志的控制也同自然的义务无关，但也不完全独立于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在我们值得接受上帝制约并就我们与之相称的准确意义而言，我们受到来自上帝的制约。上帝对真心诚意想着他的人有所回报，在酬谢的同时，上帝对他行使某种约束，这种约束同他对上帝的专心致志的爱形成严格、精确的比例。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爱的热情中，奔赴它所引至的确定地点，即使是向着善的方向，也决不多跨出一步。同时，应当始终如一地以更炽烈的爱心和关注想念上帝，并由此被不断地推向前方，成为

某种越来越控制灵魂的约束的对象。当这种约束控制整个灵魂时，人就处于尽善尽美的境地。但是，无论人们达到何种程度，即使向着善的方向，也不得去做任何超越自己而身不由己被卷入的事情。

另外，我也思考过圣事的本质，也想同您谈一谈我的想法。

圣事具有神秘的特殊价值，因为圣事包含着某种同上帝的接触，这种接触是神秘的，但却是实在的。作为象征和仪式的圣事同时又具有某种纯人性的价值。在这方面，圣事同某些政治党派的歌曲、行为和口号并无本质上的差异。至少，从圣事自身来看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当然，从同圣事有关的教义来看，那有天壤之别。我认为大多数的信徒把参与圣事仅作为象征和仪式，其中包括一些根本不信圣事的人。尽管杜尔凯姆<sup>①</sup>的理论十分愚蠢——它把宗教与社会现象混为一谈，但却包含着一个真理，那就是社会感情同宗教感情相似得令人难以分清。这犹如真钻石同假钻石相似到令那些不具备超等鉴别能力的人完全无法分辨一样。此外，社会和个人参与作为象征和仪式的圣事，对那些已经确定走这条道路的人来说，在某个阶段上是一件极好的有益的事情。然而，这并不等于参与名符其实的圣事。我认为只有那些高于某种精神层次的人才可能参与真正的圣事。而那些低于这

---

① 杜尔凯姆 (E. Durkheim, 1858—1917)：法国著名社会学家。

种层次的人，确切地说，只要他们尚未达到这个水平，不管他们做什么，都没有入教。

至于我本人。我认为自己在这个层次之下。正因如此，那天我对您说我觉得自己不配参与圣事。这种想法并不像您认为的那样出于某种过分的疑虑。一方面，这种想法是意识到在行为和人际关系上确实犯有过失，您一定会认为这些过失是严重的，可耻的，而且是屡次重犯；另一方面，更有甚者，是一种贫乏的、空泛的感情。这样说，并非出于谦卑。因为如果说我具有这种谦卑的品德——这也许是最完美的品德，我就不会处于这种贫乏的可悲境地。

关于我的事，我最后再说几句。我之所以不入教，或许是由于我本人并非尽善尽美，或许是由于我的天性同上帝的意志相悖。在前一种种情况下，我不可能直接纠正这种抑制，而仅仅是以非直接的方式使自己完善起来，如果神明助我的话。为此，一方面仅需在自然之物的领域里尽量避免过失，另一方面则应对上帝怀有更多的爱心和关注。倘若上帝的意志一定要我入教，那么，在我值得他将他的意志迫使我接受之时，他会将这种意志强加于我。

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上帝的意志并不要求我入教，我又怎么能入教呢？我很明白您常对我说的那些话，您说，洗礼是自救的共同之路——至少在基督教的国度里，还说，我绝无理由是例外。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倘